

〔第二章〕

性騷擾

性壓抑的貧瘠情慾文化

女人最早的情慾經驗就是性騷擾。

早在女人和心愛的人身體接觸進行愛撫之前，早在她們發現手淫的快感之前，甚至早在她們還是小女孩，還沒有發展性徵之前，女人就已在周遭男人、男孩的性探索和性衝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也在這些男人的活動中逐步形成了她們對性的朦朧認識。不！更確切的說，經過後天的沉澱和社會的教導之後，這些經驗在她們的有意識和無意識中逐步形成了她們對性的厭惡和恐懼。

有鑑於性騷擾的普遍，想要開發情慾的女人會有點猶豫。她們想：性騷擾是男人對女人身體的侵犯和掠奪，要是女人追求情慾開發和情慾自主，那豈不是開了大門鼓勵更多男人來騷擾？換句話說，性解放是否會引來更大的性騷擾？

在這一章中我想解開這個表面上的矛盾關係。我想說的是，性騷擾是我們這個兩性不平等的性壓抑社會的特有產物，而性解放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關鍵。

男人們對性騷擾的話題總是漫不經心的。有的說：開個小玩笑嘛！何必那麼嚴肅呢？有的說：恐怕你太敏感了，別人不一定是有心的。更惡劣的則說：有人騷擾你，你應該覺得很安慰，因為至少還有人覺得你長得不錯，值得他騷擾。

另外一些『善意』的男人則規勸女人，要檢點自己的衣著言行舉止，不要太過暴露或輕挑隨便，以免送錯訊息給男人，惹來不必要的困擾。他們說，只要女人少亂跑，被騷擾的機

會就減少了一大半。

以性騷擾這個所有女人在成長經驗中都會或多或少經歷過的惱人現象而言，我們社會一貫對這個問題的輕忽態度實在令人費解。即使在大學校園爆發一連串性騷擾案之後，輿論所關切的仍然不是女人的身體受到侵害，也不是出於女性主體位置來思考這種經驗的惡劣影響；相反的，我們社會比較關心的是師生倫理的崩解，或者是教師專業形象所受的打擊。以此看來，女人遭受性騷擾是被我們社會默許的；只要不攪擾到其他的權力關係，性騷擾就不會被輿論追討。

性騷擾的普遍性顯示它扮演了重要的社會功能。因為——性騷擾就是性壓抑。更明確的說，性騷擾是按著我們社會男賺女賠的身體邏輯來運作的性壓抑形式。在前一章中我已經說明了這個賺賠邏輯建立在一個身體交易的基本模型上，而且男人在這個邏輯運作之下，不但賺得窺視的成就感，也在窺視中練就身心的拓展功夫；反觀女人則在賺賠邏輯之下不但賠上身體的自在感，更賠上了心理的健康開朗，剩下的只有氣憤和恐懼退縮。

在這一章中，我要更進一步說明，這個基本邏輯在力量的消長上看來是男賺女賠。但是在性壓抑的層面看來，男女兩性都是輸家。因為男女雙方的情慾都在賺賠邏輯的性壓抑中窄化枯竭，並且在交往不公開，交易困難重重之下衍生敵意及怨恨，而本章要討論的性騷擾現象正是這種窄化枯竭和敵意怨恨的徵兆。

我說性騷擾是一種性壓抑，這可一點也不假。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性騷擾都對兩性情慾的發展有極大傷害。

你可別以為對性騷擾樂此不疲的男人一定情慾過度發達才會如此。恰巧相反，性騷擾的男人情慾想像和創意是絕對有限的、可憐的。在他眼中，女人不是整個身體整個人，而只是零散的『重要部位』；對待女人的方式只有一種，就是偷襲或者語言衝撞；情慾活動沒有氣氛，沒有營造，只有摸了就跑的小偷心理。因此，這種人的情慾是極度貧瘠的，他根本就沒辦法想像一個全身發動、全心願意的女人作為平等互動的玩家會有多刺激，多興奮！他也根本缺乏那個情慾能耐和情慾資源來共同構築一個安全無懼的、溫柔激情的。雙方充分投入合作互動的情慾情境。在他有限的情慾資源和模式上，他只能採取單向的偷偷摸摸，在不顧女方的感受中掠奪一點點小小的快感，肯定自己的得意成就。

這種情慾的貧瘠化就是性壓抑。

如果說性騷擾窄化了男人的情慾，破壞了兩性平等互動營造情慾的可能，那麼性騷擾對女性情慾的重大傷害就更明顯易見了。

事實上，性騷擾伴隨著女人的生命成長，構成了她對男人身體（甚至自己身體）的厭惡、噁心、和恐懼，也影響了她對情慾的基本態度。從上學途中的暴露狂，學校廁所中躲著的偷窺者，公車上亂頂亂摸的男性肢體，工作場所中層出不窮的黃腔，到朋友和同學訴說的噁心

騷擾經驗——女人不斷的收到各種可怕的而且是親身感受的訊息，也意識到周圍的慾望流動是罔顧自己的意願的，是充滿敵意和危險的。

伴隨著這些騷擾的常識說法就更壓抑女人的情慾了。人人說，只要你言行衣著端莊得體，不隨便和男人說笑，不擺出輕佻的形象，外出時注意適當的安全的時間和地點。就可以避免騷擾。換句話說，如果有人騷擾你，一定是你製造了情慾流動的機會，或者一定是你自己的情慾先流動了，反正，一定是你自己的錯。

性騷擾的功過是非既是如此認定，女人很自然的傾向收斂自己，壓抑自己，擺出不可侵犯的冷峻形象。刻意打扮成無性的樣式。這種在情慾和心理上的自我設限奪去了女人可能發展的氣魄，威嚇了她開拓成長的動機，她不但沒有真正的力量保護自己，就連遭到性騷擾時也倉皇無措的不知如何應對。

更糟糕的也是影響更深遠的，是女人在性騷擾陰影下所發展出來的性恐懼。這種具體的深層恐懼可以讓一個女人即使在深情款款的兩情相悅中，也禁不住分心懷疑：他是不是色慾太強，為什麼一見面便對我展開情慾攻勢？我的情慾竟然也有點被他挑逗得把持不住，我不是個壞女人？看不出他平常正人君子，文質彬彬，怎麼脫下衣服來，也和小時看過的暴露狂一般，有那麼醜陋噁心的器官？

這些常見的恐懼心理正是女人的情慾遭受全面扼殺的跡象。情慾在性壓抑的陰影之下，

不但無法形成女人自信和愉悅的根基，反而變成了恐懼、罪惡、和自責的來源。

有些比較幸運的女人在成長過程中留下較少的性壓抑痕跡，但這並不表示她們便有機會或被鼓勵積極發展情慾以累積愉悅的經驗與資源。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是，有太多女性雖然已經進入性生活，但是她們從不覺得性交有什麼太大的樂趣，她們在性愛過程中只是被動的承受，任由男方在她們身上發洩。即使有些情慾的需求，她們所能想到的要求，也只是可憐的：『擁抱撫摸就夠了』。

輕憐蜜意的擁抱撫摸，長久的溫存倚偎固然是情慾模式的具體成分，但是這些並非情慾模式的全部，事實上，以它們的單薄，大概也支撐不了一生的情慾活動。可是，我們的文化還是把女人的情慾生活扭曲成低能量、低動力、有一點點爽但是有強大惆悵空虛的情慾經驗，使她們生命中的情慾活動不能成為滋潤得力、成長開拓的正面活動。

讓我更進一步說明，在性壓抑的社會中，兩性的情慾都受到強大的壓抑和扭曲，但是當性壓抑同時扣連男女不平等的邏輯時，就形成了女人恐懼的性騷擾現象。

在上一章中我已經暗示，兩性間的賺賠邏輯強烈的鼓勵男人投機，鼓勵男人不必考量女方反應，只要勇往直前的賺，根本不必營造有利的互動環境，也不必發展細緻的、考慮到對方需求的情慾互動模式——這正是性騷擾的制度性支撐力量。

男人不必考量這些事情，因為，在我們這個兩性不平等的社會中，即使男人騷擾了女人，

女人多半也無法反擊。讓我分兩方面來說明。

首先，會性騷擾的男人的勇氣和膽量往往來自兩性不平等社會中的權力差距。男老師騷擾女學生。男主管騷擾女職員，男工頭騷擾女工人，成年男人騷擾未成年女童，處處可見上下階層權力差距助長賺賠邏輯中的性別權力差距。可是，即使在沒有階層差距的狀況中——如辦公室中的同事，公車上的乘客，路上行走的路人——男性仍然可以仗著男女不平權的架構來向女人施行騷擾，因為，即使在平等的位階上，男人的權力和氣魄還是比女人大。換句話說，當我們所處的社會是男女不平權的社會。而性壓抑的賺賠邏輯又是最主要的兩性關係模式時，兩性間的權力差距常會以性騷擾的形式來呈現。在這種不平權的架構中，女性的反擊力很自然的被階層差距或兩性權力差距所壓抑，也就是形成自我壓抑。說白點，如果女性的反擊會招致由上而來的壓力或報復，她為什麼要自找苦吃呢？

阻止女人反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我們這個不平權社會中對女性施加的高度性壓抑，而且是拉接了賺賠邏輯的性壓抑。

首先，女性的高度性壓抑使得她們的身體缺乏情慾經驗，心理更缺乏自主意識，以至於遭遇身體接觸或言語挑逗時，不敢確定自己的感覺，不敢斷定對方是無意或是有意，是情意還是騷擾，也因此不敢貿然反擊。她們想得到的唯一出路是捨主觀感受而尋求客觀標準，以便鑑定摸到什麼部位或者說哪種笑話算是性騷擾。當然，在這種鑑定方式中，女性的主體意

識仍然不可能得到發展。

另外，女性的高度性壓抑使她們在日當生活中退縮自保，沒有發展出力量和膽識來，因此，即使明知對方騷擾，反擊時仍無以施力，只能瞠目怒視或一肚子悶氣或低聲驚呼，而無法明快的，有力的予以迎頭痛擊。這種不痛不癢的反應只展現了女人的柔弱，反而助長了投機男人的膽量，形成了他們的快感。

最糟的性壓抑後果就是，在賺賠邏輯運作之下，女人不能在婚姻的框架之外和性的話題發生任何牽連。像性騷擾這種單向的、完全沒有交易意圖的情慾活動一旦公諸於世，女人立刻會遭受二度『虧損』，要承受周遭眾人的有形無形責難，不但怪她自己不好好保護自己，更要怪她選擇公然宣告自己受到了性的『玷污』。考量這種雙重的懲罰後果，女人很自然的收回反擊的手和控訴的口。

以此看來，男女不平權之下的性壓抑是剝奪女性自主的權力和能力的重要因素，使得她們在性騷擾的威脅陰影中全力謀求自保而無力發展情慾，甚至視情慾為畏途。男女不平權之下的性壓抑也使得男性汲汲營營於侵略的、佔有的單向情慾暴力活動，把滿足和成就建立在對女性主權的掠奪上。

荒謬的是，我們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居然還要求在情慾經驗和感受上有這麼大差異的兩個人一定要在親密關係中構築幸福家庭的神話，情慾和諧。這實在是天大的笑話。

女性對於性騷擾現象的厭惡以及她們對男性的責難當當會引來另一些男人的抗議。這些自命非投機份子的男人說：『我們對女性十分尊重，從不騷擾女人。可是你們把性騷擾的話題吵得那麼大，一竿子打翻一條船，好像我們男人個個都是色狼壞蛋似的，這太不公平了吧！』

這種自命『好男人』的男人所要求的『公平』，是在現有的賺賠交易邏輯中明確的區分出『好男人』與『色狼』的區別，在不挑戰賺賠邏輯也不挑戰性壓抑的前提下，凸顯他們自己在情慾交易市場中的優勢。

不過，這種『公平』對女人來說實在沒什麼意義。

第一，好男人只是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尚未彰顯『狼性』的男人而已。或者說，他們是缺乏某些條件，以至於在目前的環境中自我壓抑十分成功的人。就像一些各方面都不甚出眾的老實人到了經濟實力差的大陸突然搖身一變，成為風流男子一樣，好男人只要遇上了機會，也會展現狼性以證明自己的性別屬性。畢竟，在這個男女不平等的社會中，證明自己是男人的急迫性是高過尊重女人的主體性的。

第二，如果有一些好男人堅持他們是一輩子的好男人，這也只顯示他們已徹底自我閹割而已。他們的情慾壓抑只會形成對女性更大的壓抑，對希望有豐盛情慾生活，進而實現自我提升自我的女性而言，好男人會形成另一種包袱，另一個絆腳石。

更重要的是，好男人是賺賠邏輯得以運作的重要支柱。女人自小被教導要仔細挑選好男

人做為終身依靠，唯其把好男人放在台前當成大獎，提供女人一個中大獎的渺小希望，才能使女人繼續在賺賠邏輯之下等候好男人來拯救她脫離苦海。就這個層次來說，好男人當然不希望現況有任何改變，因為，愈是色狼肆虐，就愈能凸顯好男人的可貴。

在這方面，好男人的『好』實際鞏固了性壓抑和賺賠邏輯，是女人追求解放道路上必須跨過的障礙。

再說一件殘酷的事實：正是因為賺賠邏輯下的女人想保守自己的『好女人』形象，以便和『好男人』進行交易，因而這種選擇性大大的扭曲了情慾的流動與發展，促成缺乏優勢條件、無力進行有利交換的男人在挫折和怨恨中為情慾注入敵意和暴力的毒素，結果把一個可能使雙方得力愉悅的情慾經驗，轉化為一個對女性而言具有高度威脅的危險情境。而且，女人在賺賠邏輯的制約下展現出的『勢利』傾向和在情慾活動中的交易心態，都在在鼓勵男人在與女人相遇或交往時採取蔑視的掠奪態度。

考量了這些結構上的因素之後，我們更深一層的認識到，反性騷擾不但要致力於追求兩性擁有平等的權力，也要追求情慾的徹底解放，徹底的推翻賺賠邏輯的精打細算。

不管是要求身體的自由與安全，還是追求不再扭曲的情慾發展與流動，我們都體認到，性騷擾正是一種男賺女賠的性壓抑形式。因此，我們對抗性騷擾的方式絕不是更多更強的性壓抑，絕不是談性色變的驚弓之鳥心態，絕不是更多更密的監視及保護系統。這些做法只會

強化性壓抑，更加壓抑女人，恐嚇女人，並不能改變女人在性壓抑和賺賠邏輯之下的不利情境，不能為女人增加一絲力量，而且，更可能會強化兩性之間本來便已充滿緊張、猜疑、與敵意的情慾關係。

換句話說，『不要性騷擾』只是消極的避免或者拒斥某些不悅的經驗，這並不表示這個女人的情慾生活和能量就會自動的積極的充滿愉悅並且形成自信。事實上，這種消極自保的心態更強化了女人的不利情境。

為了對抗性騷擾式的性壓抑，我們需要更大的情慾空間。更多自在的情慾流動，這意味著拆除身體交易的制度，打亂賺賠的邏輯。只有在嶄新的、自由的情慾環境中，女人才可能透過經驗、討論、和反省來認知情慾。也唯有在女人知道而且體驗過真正的愉悅之後，她才會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是否在遭受騷擾——沒有自我和自主的女人如何明白自己的意願及感受呢？

在營造嶄新情慾互動模式的過程中，女人還會遇到一些習慣於性騷擾、習慣於單向情慾暴力的男人。在這個時候，唯有那些充分經驗情慾，培養出膽識的女人才有力量給他們迎頭痛擊。不管是用針、用傘、用皮包、用鞋跟、用拳頭、用手肘，甚至用（剪）刀用槍，反正我們要用收放自如的全身力道讓他的騷擾行為和他的巨大痛苦聯結起來。過去這些男人在騷擾和快感之間建立了一條便捷的通道，現在我們要用最劇烈的反擊來切斷這條連結，重新訓

練他另尋尊重女性身體及意願的快感模式。

在此同時，拒斥交易邏輯的女性情慾不再受限於呆滯被動的交易，不再扭曲或壓抑。相反的，女性情慾可以多元多樣的自由自在流動，衝破壓抑，成為女性力量的來源。

反性騷擾不是反對男人或者反對情慾。反性騷擾是向男人提出的情慾挑戰：有本事的就用你累積操練的情慾資源來和女人平等互動，營造愉悅。不過，如果你罔顧我的主體性和我的意願，那麼，對不起，我一定給你迎頭痛擊。

反性騷擾也是向女人的挑戰：你有什麼情慾經驗、什麼情慾需求、什麼情慾操練，能夠累積足夠的自發性和自主性來向情慾的流動說：『我不要這種騷擾』或『我想要那種享受及滿足呢？』